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第九回 貪城隍激反大頭鬼 怯總兵偏聽長舌婦

詞曰：好色原非佳士，貪財怎做清官？聽人說話起爭端，贏得一刀兩斷！城破何難恢復，關全盡可偷安。誰知別有鎮心丸，夫妻雙雙遠竄！

右調《白蘋香》

話說豆腐羹飯鬼被強盜來搶了女兒去，曉得是色鬼所作所為，一味淺見薄識，巴望女兒做個少奶奶，將來好與他親眷往來，膽托心寬（編按：「膽」原作「擔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膽托心寬，放心托膽的意思。）的坐在家裡等冤鬼來回音。不多幾時，只見冤鬼氣急敗壞跑進門來，見了豆腐羹飯鬼，說道：「虧你還這等逍遙自在的！你女兒已被他們打殺了！」豆腐羹飯鬼還不相信，說道：「我與他們前日無怨，今日無仇，無緣無故的來捉他去活打殺，天底下也沒有這道理。」冤鬼便將門上大叔告訴的話，一五一〇述與他聽，道：「如今你女兒的屍靈橫骨，現躺（原注：現，「表現」之現，非「現在」之現。）在怪田裡。」

那時豆腐羹飯鬼嚇得魂不附體，夫妻兩個跌搭跌撞的趕到怪田裡去尋看。跳過了八百個麥稜頭，只見幾隻塞鼻頭豬狗正在那裡齧死人。忙上前趕開，看時，一腦弗差，正是女兒豆腐西施，打得頭破血淋，眼烏珠都宕出來，躺在田溝角落裡。大家號腸拍肚的哭了一場，算計要趕到色鬼家裡去拚性命。

忽望見跑熟路上有鬼走過，認得是荒山腳下的迷露裡鬼，曉得他會畫策畫計的，連忙橫田直徑追上去，請他轉來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：「今要思量打上大門去，可使得麼？」迷露裡（編按：原文缺「裡」字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鬼道：「動也動不得！他侯門深似海的，你若道進去，他家裡人多手雜，把你捉來鎖頭縛頸的解到當官，說你誣陷平人為盜，那時有口難分說，枉吃一場屈官司。再不其然，把你也像令愛一般打殺在夾牆頭裡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老話頭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們不過是哺退鄉紳，怎敢日清日白便把人打死？難道是奉旨奉憲打殺人償命的麼？」迷露裡鬼道：「雖說是王法無私，不過是紙上空言，口頭言語罷了。這裡鄉村底頭天高皇帝遠的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就使告到當官，少不得官則為官，吏則為吏，也打不出什麼興（原注：興，去讀，發旺之意。）官司來。即或有個好親眷好朋友，想替你伸冤理枉，又恐防先盤水先濕腳，反弄得撒尿弗洗手，拌在八斗槽裡，倒要拖上州拔下縣的吃苦頭，自然都縮起腳不出來了。依我之見，還是捉方路走好。且到城隍老爺手裡報了著水人命。也不要指名鑿字，恐他官官相衛，陰狀告弗准起來；只可渾同三拍的告了，等他去緝訪著實。這纔是上風官司，贏來輸弗管的。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真是一人無得兩意智。虧得與你相商，不致冒冒失失幹差了事。」遂打發老婆先歸，謝別了迷露裡鬼，一徑望死城來。

得到城裡，尋個赤腳訟師，寫好白頭呈子，正值城隍打道回衙，就上前馬頭告狀。城隍問了口供，准了狀詞，一進衙門，便委判官烏糟鬼去相了屍，然後差催命鬼捉拿凶身。催命鬼領了牌票，差著夥計，三路公人六路行的各到四處去緝訪；今朝三明朝四，擔擔擱擱過了多時，方纔訪著是色鬼所為，忙來稟明。餓殺鬼便與劉打鬼一同商議。

原來劉打鬼收成結果了雌鬼，把活鬼的古老宅基也賣來喂了指頭，弄得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錐之地，只得仍縮在娘身邊。後來餓殺鬼升了城隍，接他娘兩個一同上任，做了官親，依舊體面而之了。

那日見餓殺鬼說起這事，便道：「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，是識寶太師的養嬌，怎好去惹他？況你現虧太師提拔，纔能做到這城隍，也當知恩報恩，豈可瞞心昧己，做那忘恩負義的無良人心。依我算計，倒有個兩全其美的道理在此。那荒山裡有兩個大頭鬼：一個叫做黑漆大頭鬼，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戲場上打殺破面鬼的；一個叫做青胖大頭鬼，聞說也曾殺人放火。他兩個專幹那不公不法的事，倒不如將他捉來，屈打成招，把這件事硬坐他身上；憑他賊皮賊骨，用起全副刑具來，不怕他不認賬。一則結了此案，二則捉住大強盜，又可官上加官，豈非一得而兩便？」餓殺鬼聽得可以加官進爵，便望耳朵裡直鑽，不覺大喜；便叫催命鬼領了一群白麵傷司，到荒山裡去捉鬼。

那些傷司，巴不得有事為祭，歡天喜地的帶了鏈條索索，神嘩鬼叫，一路行來。正在四柵街上經過，恰撞著黑漆大頭鬼，吃得稀糊爛醉，歪戴了配頭帽子，把件濕布衫敞開，露出那墨測黑（編按：墨測黑，漆黑也。）的胸膛，上街撒到下街的罵海罵。催命鬼看見，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，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便迎上前來捉他。那黑漆大頭鬼雖然酒遮了面孔，人頭弗認得，見人來捉，便也指手畫腳的四面亂打。眾鬼那裡敢上身？不料他一個不小心，踏了冰蕩，磕爬四五六一交跌倒。眾鬼一齊上前揙住，還捉子頭來腳弗齊；連忙拿出蛀空麻繩來，把他四馬攢蹄，牢捉牢縛捆好了，扛頭扛腳捉回城中。進了射角衙門，報知餓殺鬼。餓殺鬼出來，看見只得一個，便問道：「還有一個如何不捉？莫非你們得錢賣放了麼？」催命管道：「這個是在路頭上捉的。因他力大無窮，恐防走失，所以先解回來。如今還要去捉那個。」餓殺鬼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去快來！」催命鬼只得領了傷司，仍望山裡去了。

餓殺鬼看這黑漆大頭鬼時，還醉得人事不省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一個酒鬼，吃了一撲臭酒，連死活都弗得知的了。且把他關在監牢裡，等捉了那個來，一同審罷。」牢頭禁子便扛去，丟在慢字監裡。不題。

且說那兩個大頭鬼，狐群狗黨甚多；就是山腳下迷露裡鬼、輕骨頭鬼、推船頭鬼，都是拜把子兄弟。黑漆大頭鬼被捉時，已有人報知迷露裡鬼，便與輕骨頭鬼兩個來見青胖大頭鬼，說知就裡。青胖大頭鬼大驚道：「此去定然凶多吉少，我們快去救他。」迷露裡鬼道：「不可造次，且煩輕骨頭鬼到那裡打聽為著何事，方好設法去救。」輕骨頭鬼聽說，便拿了一把兩面三刀，飛揚飛揚去了。不多一個眼閃，只見催命鬼領了一群傷司，呼喝六的擁進門來。青胖大頭鬼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鬼？到此何幹？」催命鬼道：「我們是城隍老爺差來請你的。」便拿起鏈條望青胖大頭鬼頭骨上套來。青胖大頭鬼大怒，提起升羅大拳頭，只一拳，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！眾傷司見不是頭路，忙要逃走，被青胖大頭鬼趕上腳踢手打，盡都打死。就有個把死弗盡殘，也只好在地下掙命。

迷露裡鬼忙向前來勸，已經來不及，便道：「官差吏差，來人弗差。他們不過奉官差遣，打殺也覺冤哉枉也。如今一發造下迷（編按：迷，「彌」之諧音。）天大罪，怎生是好？」青胖大頭鬼道：「一不做，而不休，索性聚集人眾，殺入城中，救了黑漆大頭鬼，再尋去路不遲。」便打發小鬼分頭去把各路強鬼都聚攏來。一面收拾鎗刀木棒；山中沒有鬼馬，便去捉只吃蚊子老虎來做了坐騎。等到月上半闌殘，那四處八路的強鬼都已到齊。大家飽餐戰飯，青胖大頭鬼拿了拆屋榔槌，豁上虎背，領頭先進。推船頭鬼也騎只頭髮絲牽老虎，拿根戳骨棒。迷露裡鬼不會武藝，拿了一面擋箭牌，騎只灶前老虎。小嘍羅都撻了阿羅羅鎗，隨在後面，趁著一汪水好月亮，望死城進發。

且說這黑漆大頭鬼在慢字監裡，一忽覺轉，只覺得周身牽絆。開眼看時，方知滿身繩捆跌弗撒，惱得他盡性命一跳，把些蛀空麻繩像刀斬斧截一般，都迸斷了，跳起身來。兩三個牢頭忙上前來捉時，早被他一頓抽拔拳，都打得死去活轉來，便就神嘩鬼叫的打將出來。外面禁子聽見，忙把牢門關緊，一面去報城隍得知。

餓殺鬼聞報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忙點起各班皂快壯健，盡到監裡去捉鬼，再差劉打鬼到老營裡去弔（編按：弔，調動、點兵之意。）陰兵來協助。眾鬼都踢鎗弄棒的來到後北監門口，那黑漆大頭鬼已經攻出牢門，看見眾鬼都拿著手使傢伙，自己赤手空拳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免有些心慌。忽見壁腳根頭靠一個石榔槌，便搶在手裡，一路打來。眾鬼那裡攔當（編按：攔當，即「攔擋」。）得住？被他打出衙門。正遇著劉打鬼領了一隊陰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的殺來，就在衙門口敵住，裡應外合，圍裹住了。黑漆大頭鬼雖然勇猛，無奈是空心肚裡，又遇那些陰兵儘是敢死之士，一個個越殺越上的，再不肯退。

那輕骨頭鬼在城中，得知資訊，自料孤掌難鳴，不能救應，欲回山報信。奔到城門口，早望見門口也有一簇陰兵守把（原注：「把」字應在「守」字上。太倉語中確作「守把」。），不能出去。看見路旁有一大堆柴料，便心生一計，上前放了一把無名火，霎時鬼火唐唐（編按：唐唐，松江方言，火勢旺的樣子。）著起來。陰兵望見起火，便向前來救，被他溜到門口，拽開了門。正待出城，湊巧遇青胖大頭鬼兵馬恰好到了。輕骨頭鬼接著，訴知前事，青胖大頭鬼聽得，便放出騎虎之勢，衝到衙門口，正見無數陰兵，圍住了黑漆大頭鬼，喊殺連天。青胖大頭鬼大怒，使起折屋榔槌，衝入陣中。眾陰兵殺了許久，都已筋疲力盡，怎當這青胖大頭鬼猶如生龍活虎，使發了榔槌，如太（編按：太，「泰」之諧音。）山壓頂一般打來，只得各顧性命，四散逃走。那劉打鬼正要想跑，不料夾忙頭裡勝牽筋（編按：夾忙頭裡勝牽筋，松江方言，越忙越亂之意。）起來，弄得爬灘弗動（編按：爬灘弗動，松江方言，「艱難地爬也爬不動」之意。灘，音譯。），寸步難移，被黑漆大頭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頰，連頸柱骨都別折了；趁勢殺進衙門，把些貪官污吏，滿家眷等，殺個罄盡。然後商量走路。

迷露裡鬼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走了。索性據住城池，造起反來，殺上鄆都城，連閻王也吵得他無腳奔。那時你們兩個，一個據了鄆都城，一個據了枉死城，平分地下，豈不好麼？」二鬼大喜道：「好計！」黑漆大頭鬼便自稱杜唐天王，青胖大頭鬼號為百步大王，據了枉死城，謀反叛逆，打賬（編按：賬，「仗」之諧音。）先去攻鬼門關。不題。

卻說鬼門關總兵白矇鬼，自從到任以來，正值太平無事，吃了大俸大祿，雖然不是三考裡出身，也該做此官，行此禮。誰知他一味裡吃食弗管事，只曉得吹歌談曲，飲酒作樂，把那軍情重事，都擱在形容鬼身上，自己倒像是個閒下里人。

一日，正坐在私宅裡一棵黃柏樹底下，對了一隻鄉下臭蠻牛彈琴，只見形容鬼跑來說道：「虧你還有工夫鬼作樂；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來的難民，說被兩個大頭鬼攻破了城池，將些醉官醉吏隸盡都殺死，現在據住枉死城謀反。聞說還要來搶鬼門關。可作速算計，庶保無虞。」白矇鬼聽說大驚，忙叫難民來，問知始末根由，隨即上關點兵把守，不許野鬼過關。一面奏聞閻羅王。

閻羅王聞奏，便與多官計議。只見識卯太保出班奏道：「料想兩個獨腳強盜，做得出什麼大事業來？那鬼門關兵精糧足，即著總兵白矇鬼領兵收捕，自可指日成功。」閻王依奏，即發一道假傳聖旨，著白矇鬼剿捕賊寇，收復城池。

白矇鬼接著旨意，幾乎魂靈三聖都嚇落了，說道：「我雖文武官員俱曾做過，卻文不能測字，武不能打米，怎當得這個苦差！」說罷，不覺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只見那個副總兵替死鬼，勃然大怒道：「你枉做了男子漢大丈夫，卻如此貪生怕死。目今正在用兵之際，對了千人百眼做出這般小娘腔來，豈不慢了軍心！你有眼淚向別處去落，待我領兵便了！」罵得白矇鬼滿面羞慚，尿巨嘴勿開。忽見幾個陰兵，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「大頭鬼引兵已到關下了！」白矇鬼只得同了眾鬼，都上關來；看時，只見無數鬼兵，簇擁著那黑漆大頭鬼，果然可怕。你看他身長一丈，腰大□圍，頭大額角闊，兩眼墨測黑，面上放光發亮，勝如塗了油灶墨；騎一隻紙糊頭老虎，手裡拿個殺車榔槌，在關前耀武揚威。白矇鬼看見，愈加嚇得頓口無言。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頭酥，無奈纔說過了硬話，不好改口，只好裝著硬好漢，說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怕他則甚？且待我去擋個頭陣，掂掂斤兩看。造化一戰成功，也未可知。」便裝騎鎗馬，硬著頭皮，殺出關去。黑漆大頭鬼看見，迎上前來，也不打話，撻起榔槌就打。替死鬼舉鎗急架相還。戰不多幾個回合，早被黑漆大頭鬼一記殺車榔槌，打得頭向河汊裡撒出來，死在馬上；趁勢搶上關來。形容鬼在關上，忙把磚頭石塊及棒槌木概打將下去，黑漆大頭鬼只得退回。各人守住老營。

白矇鬼回到衙中，愁眉不展，與長舌婦商議。長舌婦道：「我們好好在枉死城做官，卻調到這裡來做甚麼總兵，反教那餓殺鬼去攪亂天朝，惹出這飛來橫禍來，帶累我們擔驚受怕。那大頭鬼凶天凶地，關上又無強兵猛將，那裡守得住？倘有些失差業戶，就使逃得小性命，也弄得拆家敗散了。倒不如棄了這裡，逃到他州外府，揀個人眾不到之所，隱姓埋名，住過幾時，由他羊齧殺虎，虎齧殺羊，我們只在青雲頭裡看相殺，豈不逍遙自在？」白矇鬼聽說，喜道：「家有賢妻，夫不遭橫禍。你的算計一點弗差。這關後有條盡頭路，直通著仙人過嶺，再過去便是無天野地。那裡多見樹木，少見人煙，足可安身立命。待我與形容鬼說知，叫他收拾同去。」長舌婦道：「那形容鬼是個吃狗屎忠臣，怎肯跟人逃走？對他說知，反要泄漏天機。瞞著他悄悄然去了，豈不安逸？」白矇鬼聽計，便將真珠寶貝，細軟衣裳，打起兩個私包，大家背上肩頭，開了反門，一直望盡頭路去了。

且說形容鬼在關上防守，一夜弗曾合眼；巴到大天大亮，忙回衙來，思量教白矇鬼拜本去請救兵。不料到得衙中，尋他夫妻兩個，早已不知去向，忙使人四下裡追尋，那裡有個影響？誰知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，一霎時滿關都曉得了。那些陰兵見主將逃走，便都弗怕軍法從事，亂竄起來；也有拿了衣包傘向關後逃命的，也有反把關門大開，讓兵馬進來的。形容鬼那裡禁遏得住？只得拚此微軀，盡忠報國，撲通一聲，跳到清白河水裡，沫星弗曾泛一泛，早已變了落水鬼。

黑漆大頭鬼進了關，便與迷露裡鬼商議進兵。迷露裡鬼道：「此去只有陰陽界，是個險要之所，其他都不道緊。如今且把關前關後各路地面都收服了，使無後顧之憂，方可放心大膽殺上前去。」黑漆大頭鬼聽計，便差人知會青胖大頭鬼，叫他領了枉死城兵馬抄上手，自己與迷露裡鬼領了鬼門關兵馬抄下手，去搶各路未服地面，都到陰陽界會齊。那些小去處，兵微將寡，自然抵擋不住。於是孟婆莊土地討債鬼，惡狗村土地白日鬼，血污池土地邇邊鬼，望鄉臺土地戀家鬼，陷人坑土地一脚鬼，溫柔鄉土地殺火鬼，俱遞了降書降表，望風降附。

只有大排場土地自話鬼，不肯投降，與鬼谷先生徒弟摸壁鬼兄弟，算計迎敵；擺端正一個迷鬼陣，準備擒兵捉將。等到青胖大頭鬼兵到，摸壁鬼自信凶（編按：自信凶，江蘇蘇南一帶方言，形容人自以為行。），只道使的短鎗神出因沒（編按：神出因沒，即神出鬼沒。），便目中無人；騎一匹移花馬，使起短鎗，衝出陣來，迎著青胖大頭鬼，搭上手就殺。戰到□數合，漸漸抵敵不住。摸索鬼看見大哥鎗法亂了，便使起七纏八丫叉殺來夾攻。戰不多幾合，摸索鬼手腳盡鈍，早被青胖大頭鬼一榔槌拍昏了頭骨。一個連趾斤斗跌下馬去，摸壁管嚇得魂膽俱消，拍馬落荒而走，望陰陽界去了。青胖大頭鬼也不來追趕，引兵殺入陣中。自話鬼料無生路，只得拔根卯毛弔殺在大樹上，變了一個弔殺鬼。

青胖大頭鬼得了大排場，便望陰陽界進發，恰遇黑漆大頭鬼也引兵到來，在三岔路口撞著，合兵一起，望陰陽界殺來。

正是將軍下馬，急急奔前程。不知陰陽界可曾攻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餓殺鬼聽了劉打鬼有情無理一派鬼畫策，就不顧是非曲直，冒冒失失去幹。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，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滅，還帶累無數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盡都家破人亡，豈非利令智昏乎？白矇鬼不能做此官，行此禮，只知清風高調，對牛彈琴；及至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非但一籌莫展，反聽了老婆舌頭，只顧自己，不顧別人，逃走得無影無蹤，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。這般鬼頭鬼腦，抗只星心使惑突，真難相與也。